

去年十月裡，我又回台北探望生病的母親。母親兩年前因中風而至失去吞嚥及呼吸的能力，作了氣切後才能呼吸順暢，妹妹及印尼來的外勞安妮細心照顧，兩年多來病情維持穩定。十月廿五日又逢梁弘志逝世十週年，為了緬懷故友，鵬萬和我同行前往參加他的紀念音樂會。我們原計劃在台北停留一個月，並想順便到桂林去旅遊，那知妹妹在從機場接我回家的車上，才告訴我弟弟因失智症住進了醫院。第二天我立刻去看他，才知道他竟然是住在馬階醫院的精神病科。站在病房門口必須接受警衛搜身檢查時，我心痛地大哭起來！怎麼會？他們怎麼會把弟弟關在精神病人中！

弟弟穿著精神病人的衣服，看到我時高興地說：「姊，妳回來啦！」接著又說：「你看我這褲子，因為到泰國旅遊和猴子打架弄濕了，你能不能給我拿條褲子來換換。」弟弟已經沒有了時間與地點的記憶！護士還告訴我，他晚上不睡覺，敲著牆壁吵著要回家，影響其他病人，所以只好把他關進禁閉室獨自一人過夜。回到家那一晚，我整夜不能安眠，心中呼求天主：「主耶穌！怎麼會這樣？我不知道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可是禰一定知道，只有禰能救我弟弟，我把他全部託付給禰了！」

我在馬來西亞的乾妹妹陳蓮嬌也因為要參加梁弘志的紀念會來到了台北，她聽到弟弟的事，好心的陪我去醫院看他，弟弟當著她的面又講述了一遍猴子的事，蓮嬌告訴我，弟弟頭上的光圈確實渙散了。她安慰我不要害怕、不要憂心，要我以後去看弟弟時，只要聽到他說奇怪的事，馬上作歸心祈禱，心中默默地呼求天主聖神，將弟弟所說的人、事，奉獻給天主，並求天主聖神降福弟弟，光照他，保佑他。她說天主聖神是光，弟弟需要天主的神光幫助他清醒。

在觀察約一個月後，醫生診斷弟弟確實暫時不能回家，因為他無法照料自己，他太太及女兒都得上班，妹妹又必須照顧母親，他一人在家恐怕發生意外，必須到安養院去休養。

可是在家附近的安養院都沒有床位，只能去到離家一個半小時的金山馨園安養中心。我把事情進行的情況在電話中告訴蓮嬌，那時她已回到馬來西亞，她要我帶弟弟去參加一台彌撒感恩祭，在彌撒中接受天主的光照及降福。我又一次遇到了困難，金山天主堂在那裡？離安養院近嗎？妹妹立刻上電腦查詢，感謝天主！是有金山天主堂，而且就在離安養院十分鐘車程的地方。本堂神父是一位馬神父。

我和鵬萬及妹妹第二天就找到教堂，教堂空無一人，真不知往那裡去找神父，再仔細一看，遠遠看到一個外國人在打掃庭院，我走上前去問：「您是神父嗎？」「是。」「馬神父？」「是。」我的好天主，禰真好！不用我們找，禰早就安排神父在那裡等我們了。我們向神父報告了弟弟的病況，並告訴他主日會帶弟弟來參加彌撒，神父很高興地歡迎我們去。

那個主日我們帶弟弟到教堂去。整台彌撒中，弟弟安靜地坐在位子上和大家一起祈禱、唸經、唱歌。好久沒見到弟弟臉上如此安詳，我好感動！天主，謝謝禰！有禰在弟弟的心中，我們什麼都不怕了。

在回美國之前我去看弟弟，他開心地告訴我，外國神父來看他了，神父還記得他。我默默的祈禱：「天主，禰的馬神父這麼好，他的探望帶給弟弟信心，知道有人關心他、記得他。謝謝禰，也求禰降福馬神父。」回到美國已有半年了，每隔兩天我會給妹妹打電話，問問媽媽及弟弟的情況，媽媽一直安好，而弟弟也能安心地留在安養中心，那裡的護士對弟弟很照顧，常讓他幫忙做些家務事——打掃房間，清洗碗盤，他們還要弟弟幫忙包餃子，因為他包得又快又好。護士們不讓弟弟閒著，因為只有這樣弟弟才不會胡思亂想。院中的伙食也很好，弟弟每日三餐按時吃，吃得好、睡得著，妹妹說弟弟氣色好多了。

復活期第二主日星期一，我們在拉斯維加斯的本堂神父 Father Bob 証道時，提到宗徒大事錄的記載——在宣講天主真道的過程中，宗徒們遇到了許多困難與危險，他們彼此之間也有意見不合的時候，但都因為大家能同心合意地祈禱，而得到天主聖神的降福，福音才能很快的傳揚開來。神父說祈禱的力量何其大，那是因為我們愛天主，將希望放在天主身上，全心信賴天主的緣故。

如今我仍然在每次參與彌撒時、頌唸玫瑰經時，將母親及弟弟的病苦奉獻給天主，交託給天主；也祈求天主降福安養院中所有的病人及護士們，願人人在天主的愛內都擁有平安喜樂。

（內華達州 拉斯維加斯）